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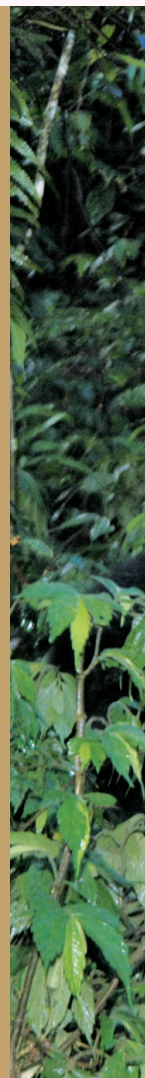
# 我與臺灣黑熊

文 >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陳詩佳

圖 >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陳詩佳·黃美秀

認識臺灣黑熊是種緣份，否則一個在都市長大生活的人怎麼可能會認識這麼多隻臺灣黑熊。這緣分來自於一股衝動、一個機會，來自一場理想與現實的拔河……

2006年4月，筆者在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簡稱特生中心）眾多的研究計畫中成為一名計畫助理，展開了一年密切接觸熊的日子。在此之前，對於臺灣黑熊的認識真的非常淺薄，僅知道臺灣黑熊屬臺灣特有亞種、臺灣有個縱橫山林研究黑熊的女學者黃美秀，以及可以就近到臺北動物園裡看到熊，僅此而已。



## 烏石坑

這個計畫的工作地點是在烏石坑。烏石坑是個僻靜的小部落，順著小部落的蜿蜒路徑再進去才會抵達特生中心的低海拔工作站。雖然離臺中東勢鎮約有20-30分的車程，但除了工作人員外鮮少有人會來此。特生中心裡設有野生動物急救站，急救後狀況良好的動物們就會將牠們野放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裡，但無法野放的動物就只能收容讓牠們頤養天年。低海拔工作站裡收容了臺灣獼猴、白鼻心、山羌、環頸雉、孔雀等各式鳥類和動物，而鼎鼎大名的臺灣黑熊也收容在此。

## 烏石坑的熊

低海拔工作站有9隻亞洲黑熊（臺灣黑熊為亞洲黑熊於臺灣的亞種之一，由於圈養部分個體尚未釐清是否源自臺灣，故此文暫以亞洲黑熊通稱之），這9隻黑熊中雌性有「小妞」、「黑妞」、「小熊」、

「元元」、「Happy」和「Bingo」；雄性有「阿里」、「卡特」跟「阿財」。有些是野生動物保育法通過後，因民間無法飼養而轉送給收容單位的；有些是受傷被送過來，評估後無法野放而收容；少部分是因研究繁殖行為，而在此出生。

熊舍可分成兩部份，內間光線昏暗模擬成洞穴的涵洞，外間再分為高台水泥地區跟半露天泥土地區。每四間熊舍圍出一個活動場，活動場內有倒木、草地和水池，每隻熊可輪流到這片活動場舒展筋骨。動物照養員每天上午7-9點之間會來清潔籠舍，並分發當日食物。臺灣黑熊的食物量會依每隻個體的體重來調整，並計算各種食物的比例達到均衡的營養。

第一次見到食物盆中的食物時，很驚訝臺灣黑熊的伙食中竟然有大量的水果與蔬菜，澱粉類則有口感不同的饅頭與地瓜，而礦物質與維生素部分則用狗飼料來取代補充。



筆者近距離觀察及記錄幼熊的進食情形 (黃美秀 攝)

除此之外，每周日會再增加一塊豬肉跟生雞蛋。這些食物都是採買自市場，比起野外的植物果實，甜度算高、也算可口。長期在熊舍觀察，也注意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原來臺灣黑熊也會挑食，好比「阿財」不吃玉米、「小熊」則是不吃柳丁，還有像小朋友一樣不喜歡吃紅蘿蔔呢！

看熊吃生雞蛋也非常的有趣，有的會一口咬破蛋殼後吐出、再慢慢舔蛋汁，有的是用前肢壓破再吃。最富饒趣味的，則是觀賞「小熊」吃生雞蛋，在筆者眼中，「小熊」是隻慵懶的熊，體型不算大隻；但大家吃同樣的食物，但就只有「小熊」比較圓潤豐滿。「小熊」會把生雞蛋溫和的含在嘴中，移到矮牆邊坐下，把蛋完整吐放在矮牆上，然後前肢長長的爪，一隻像手一樣扶住雞蛋，另一隻像個鑽子輕輕地敲擊蛋殼，直到蛋殼破洞，再輕輕地朝兩旁撥開，蛋白與蛋黃慢慢的流出來後，「小熊」就可優閒地享受這顆完美的蛋。

「小熊」跟「阿里」都是很小的時候就被送來低海拔工作站，牠們來自臺灣野外山林裡。「阿里」斷了趾頭、「小熊」斷了一隻腳，受傷的原因不外乎是捕獸夾或鋼絲吊子。「小熊」還因此練就只用三隻腳慢慢地走著，常見牠趴在高台上睡覺或者倚在欄杆處看著某處。筆者經過時，牠會用不急不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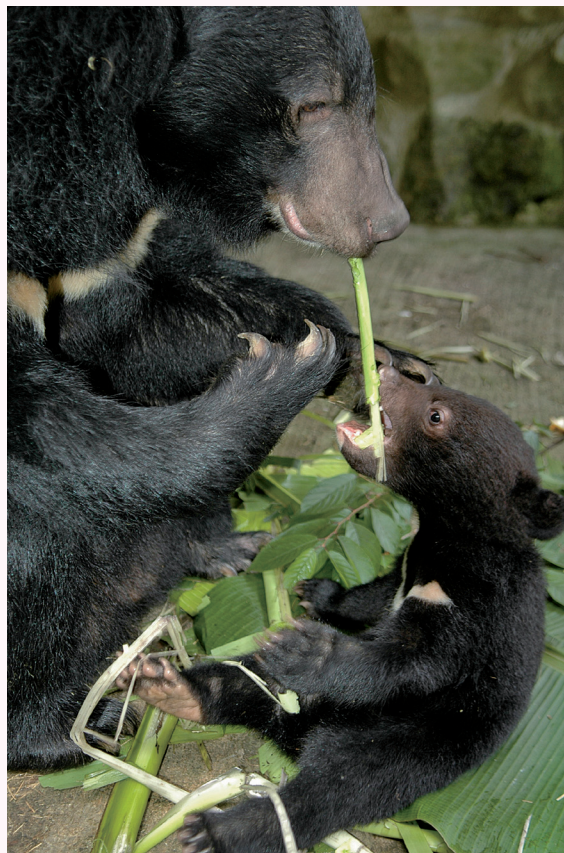


低海拔工作站的臺灣黑熊伙食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提供)

速度撇過來看一眼，就不再理會。我們都笑稱「小熊」是隻貴婦熊，不管在體態、態度或者是行走速度上都充滿了貴婦的氣質。「阿里」則完全相反，筆者眼中的「阿里」是隻青少年熊，身材高長偏瘦；如同高中生的氣質，有著大人的身體但敏感易受刺激的心。「阿里」或許是兒時的創傷太強烈，對於人類的警戒心與懼怕感非常的顯著，常不時地見到牠急躁的在熊舍裡裡外外衝來衝去。一旦有人出現，牠會先盯著看然後快速地衝去躲起來，或者面對著裡面的門反覆的左右踱步。

人會互相影響，熊也會。「阿里」跟「小妞」合籠的期間，難得地表現出對人不焦躁、不過於緊張。雖然一開始還是會跑去躲起來，但因為「小妞」的關係，會再回到外間的籠舍活動。臺灣黑熊是獨居型的動物，圈養的環境基本上也是單獨一隻一間，各自到活動場活動，只有在母熊發情期間才會嘗試合籠。合籠的風險很大，看對眼則會相安無事，但力氣大的黑熊倘若彼此看不順眼一旦起爭執，就很容易打架受傷。

「小妞」是「黑妞」跟「卡特」的大女兒。「黑妞」跟「卡特」是來自民間單位轉送給政府收容的一對成年亞洲黑熊。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出版的DVD「臺灣黑熊繁殖的奧秘—黑熊「小妞」的誕生與成



幼熊跟母熊學習嘗試野外的食物（黃美秀 攝）

長」的紀錄片中專門收錄了「小妞」的故事。這部片幕後的推手就是曾擔任特生中心前副主任的楊吉宗先生。他十多年來投入心血建立臺灣黑熊基本資料庫，對於國內了解野生黑熊的繁殖行為、性激素周期性變化和親子關係等，實在是功不可沒。

跟「阿里」比起來，「小妞」因為是在圈養環境下出生，從小就跟人有所接觸，對人沒有什麼警戒心。看著「阿里」跟「小妞」兩小無猜打打鬧鬧的畫面非常的震撼，兩隻熊站起來都超過165公分，玩耍的拉扯芭蕉葉，揮舞熊掌撲打著對方。筆者雖然隔著柵欄，但仍可深切的感受到熊科動物發出的那種銳不可擋的巨大聲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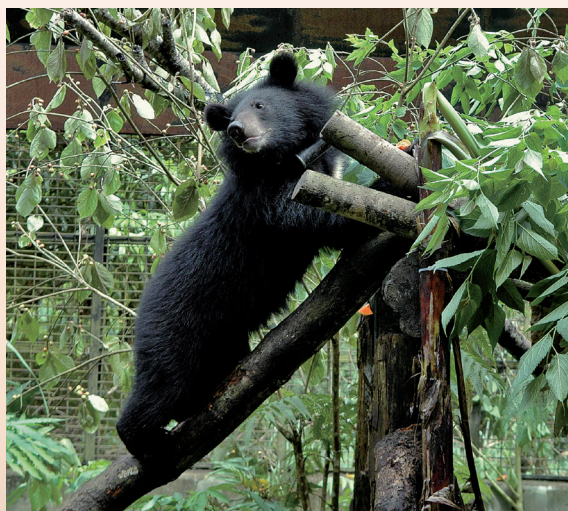


## Happy 與 Bingo

2005年的冬天，「黑妞」產下了「Happy」與「Bingo」這對雙胞胎姊妹花。牠們是因為繁殖計畫而出生的，但成功繁殖的下一步呢？於是，一項為了瞭解幼熊的成長與野外行為的「圈養幼熊野放試驗計畫」因而展開，而前述的楊吉宗副主任就是此計畫的負責人。

臺灣黑熊數量稀少，生性隱密、機警，棲息在人煙罕至的山林裡。若這兩隻幼熊皆能成功野放，雖不能保證對族群的增加一定有幫助，但是可以驗證一系列訓練過程與方法，並藉著野放計畫進行地面追蹤，廣泛收集鮮為人知、甚至一般研究方法無法透視的黑熊生態習性資料。筆者有幸成為此計畫的研究助理之一，也開始了那一年我們一起伴熊成長的日子。

計畫一開始就設定以「野放」為目標。因為要野放，就必須考慮到人與熊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一開始的定位很為難，因為必須要與小熊們保持距離，卻又要貼近觀察。3-4個月大的小熊開始可以自己爬來爬去到處探索，但「黑妞」一見到人來，會趕快呼喚小熊並把小熊帶開，讓小熊們有所警覺。但是，把小熊帶離媽媽身邊是野化訓練的重要項目之一，熊媽媽雖能哺乳養育小熊讓牠們健壯的長大，但長期被圈養的熊多少會喪失野性或者染上一些野生動物不會有的壞習慣。如此一來，不禁擔心「黑妞」雖是個很稱職的媽媽，但不一定能勝任日後小熊面對野外生活的學習對象。



豐富化的籠舍，能刺激幼熊探索與學習。(黃美秀 攝)



「黑妞」正哺育雙胞胎小熊，小熊的胸背帶是為了區別個體之用。(臺灣黑熊保育協會提供)

但何時將熊媽媽與幼熊分開，是個大問題！因為考慮到幼熊於發育早期需要媽媽哺乳，以及學習社會性的互動行為，所以決定採用漸進式的分離方式，有點像是幼兒長大去上幼稚園的感覺。研究人員將小熊們帶離媽媽身邊，先由2個小時、4個小時慢慢延長到整個白天，接著24小時。分離的時候，由研究人員全程陪同，讓小熊們習慣研究人員在旁邊。研究人員提供豐富的綠化環境、多樣的食物和野外果實給小熊們探索，並記錄著小熊們的反應和成長過程。

每回剛分離時，小熊們總是嗚咽的很傷心，媽媽「黑妞」也會一直發出嗚嗚聲到處呼喚與尋找小熊。但畢竟籠舍和沒有圍籬的野外是不相同的，如何讓小熊們適應新的環境，這時環境豐富化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野外，緊張的小熊會爬到高處，所以在訓練時就要有樹可以爬，樹上也要有枝葉可



「Happy」和「Bingo」盡情的在樹上玩耍、追逐。(陳詩佳 攝)



「Bingo」採食山棕果實(陳詩佳 攝)



「Happy」炯炯有神的眼神(陳詩佳 攝)

以遮蔽和玩耍。幼熊的成長是顯著的，當小熊們小心翼翼地開始探索新環境時，同時牠們也會非常好奇研究人員身上的所有裝備；但當牠們習慣研究人員存在後，因為沒有互動也就會漸漸被當作籠舍的一部分了。

在小熊們剛學會跳躍這個動作時，牠們會非常頻繁的嘗試這個新動作，在遊戲中加入原地跳、跳撲或者爬到高處往下跳等動作。有一次，筆者坐在童軍椅上記錄著一切，右手邊是各約60公分高的水泥涵洞，小熊們通常會爬到上頭往裡面的乾草堆跳，但那天小熊決定往左手邊水平飛躍一下，所以就直接撲上了筆者的右肩，再由右走到左肩，然後再走下去。同樣的動作，成功的被牠完成了兩次，直到筆者坐遠了，才讓牠放棄。當時深刻地感受到小熊不斷在挑戰自己的可能性，明顯地感受到牠們一天天的成長。

這個計畫在國內是首例，可謂計畫趕不上變化，整個研究團隊都上緊發條戰戰兢兢，密切觀察幼熊的情況來修正規劃與進度。後來也應證，沒有

馬上斷絕小熊們與媽媽「黑妞」的關係是正確的。因為，雖然「黑妞」已被長期圈養，但牠何時開始被圈養、牠的野外經歷為何？卻都無資料可查。但研究人員注意到，某些野外採回來的果實，起初小熊們並不吃，但在「黑妞」吃過後，小熊們會嗅聞媽媽的嘴巴接著就主動去採食；有時是發現媽媽在吃，就會去搶著吃。就這樣，小熊們又多從媽媽那兒，學會取食10種以上的野外食物。

越密切的接觸熊，越能察覺個體的差異，和其他成熊相處時，雖是隔著欄杆仍能感受到每隻熊的個性，更何況是沒有任何隔閡的相處模式。兩隻小熊一起活動時，「Happy」可以說是較強勢的，在兩隻小熊的互動中，牠明顯地占了主導的地位，警戒心強、好奇心旺盛、無法忍受無聊；而溫和、羞怯的「Bingo」，總是很認真的打理自己晚上要睡覺的窩，在吃東西搶輸「Happy」時，就靜靜地趴在旁邊看，再趁機偷吃一點，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生存之道。雖然牠們常會為了食物吵吵鬧鬧，但晚上睡覺時又會尋找著彼此。當筆者朝夕面對



擁有多樣化自然植被的大熊舍，小熊們爬上樹幹歇息、怡然自得。  
(陳詩佳 攝)

「Happy」與「Bingo」時，忍不住期待著有朝一日牠們回歸山林的模樣。

這個計畫隨著小熊們的成長，經歷小、中、大面積不同的熊舍，大熊舍是半開放的森林空間，從低海的灌木到高聳的喬木參雜其間。這個空間恰似牠們的天堂，搬到這裡才驚覺跟水泥籠舍比起來，熊是多麼適合野外的！從地面到樹冠、從高大的樹幹到細小的樹枝，都有牠們探索的痕跡，甚至連多刺的黃藤，也無法阻止牠們天生的好奇心。

除了研究人員供應的野外食物外，牠們在這個大熊舍自行找到的蟻窩、蟲蛹。牠們睡在山蘇上面、在山黃麻上摺了一個又一個睡覺的窩，讓筆者不禁產生置身野外、正觀察著野外黑熊生態習性的錯覺呢！小熊們在這個大熊舍經歷過很多訓練，研究人員提供了210多種植物的根、莖、花、葉、果等野外的可能性食物與30多種動物性食物，不斷地提供小熊們學習與探索的新東西，來確定牠們在野外有覓食與狩獵這兩項重要的存活能力。圈養的熊野放後，最怕的就是跟人太過熟悉與親密，而造成人熊衝突的可能，然而小熊們經過一系列對陌生人的負面制約訓練，最後可以成功地判別特定研究人員與陌生人不同，在見到陌生人就表現出排斥的行為，就算陌生人拿食物引誘也會遠離與躲藏起來。

## 終

這計畫因為黑熊的種源無法確定而告停止，兩隻小熊們雖然經過充分的訓練，仍需住回水泥鐵欄籠舍內，如同其他熊一樣，天堂生活畫下了句點。2011年「Bingo」已經成長為熊小姐，有著溫和的

氣質；不愛吃玉米的大公熊「卡特」，則先告別熊舍到真正的熊天堂去了。

## 續

進入烏石坑部落的牌樓前，有隻臺灣黑熊抱著甜柿的塑像，那隻熊有種莫名的疏離感，或許是個不認識熊的人所創作的吧？但瀕臨絕種的臺灣黑熊又有多少人能接觸得到，去了解牠們並不是大家口中的兇暴的猛獸？臺灣黑熊全身黑漆漆的，只有胸口有個白色的V領，印象裡還真的不太討喜。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筆者竟有幸認識了這些熊，甚至與「Happy」和「Bingo」度過一段朝夕相處的日子。每一隻熊給筆者的感覺都不同，但相同的是牠們都不該住在不屬於牠們的地方，牠們是適合山林、屬於綠野的！

計畫的終止不代表毫無所獲，研究團隊近距離拍攝了很多小熊們在擬野外環境的照片，蒐集了許多難得寶貴的資料。除了配合國家地理頻道拍攝「搶救臺灣黑熊」外，特生中心也出版「Happy與Bingo—兩隻小熊的成長故事」DVD專輯。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希望透過教育宣導、透過影片介紹、透過每一隻圈養黑熊的故事來化解一般大眾對於臺灣黑熊的猛獸迷思與誤解。讓大家更認識臺灣黑熊，更了解臺灣黑熊進而珍惜臺灣黑熊。臺灣黑熊是臺灣森林的指標性物種，如果牠過的好，相信森林裡其他的動物也能過得好。

黑熊媽媽黃美秀曾說過：「如果山裡沒有了熊，這座山就失去了靈魂。」。當你看著「Happy」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時，有沒有發現到牠想要對你說些什麼？